

寧河文史資料

李海新

第八輯

政協寧河縣委員會文史委員會編



宁河文史资料

第八辑

政协宁河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2008年5月

宁河文史资料

第八辑

*

政协宁河县委员会

文史委员会编

*

天津市方正汇智彩色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7 万

2008 年 5 月第一版 200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

津内部资料性准印证图字第 08059 号

内部资料

《宁河文史资料》(第八辑)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孙会元

副主任:李振亮 李志军 李敬霞

董恩兴 石 良 卞长生

主 编:孙万义

副主编:刘旭清 王桂义

政协宁河县第九届委员会

文史委员会

主 任:孙万义

副主任:于云和 卞文华 杨连起

委 员:刘旭清 杨国奎 王桂义

陈月桂 张景森 王庆华

郑顺和 戴雁军 赵淑新

邢丽丽

目 录

芦台五代战乱史	高殿清(1)
芦台玉砂考略	孙万义(18)
官僚盐商刘彭寿	高殿清(21)
齐燮元扣盐税引发国际争端	高殿清(26)
芦台李公祠与提督李长乐	高殿清(31)
芦台酒史话	卞文华(35)
宁河县成陆考	孙万义 李国祯(43)
高丽圈——中华民族的一页屈辱史	高殿清(47)
七里海游记	孙万义(59)
古代巨泽七里海	高殿清(62)
潘庄古镇与七里海一带的美丽传说	刘旭清(70)
曹操与古蓟运河	孙万义(114)
幽风古韵还乡河	董宝莹 孙万义(116)
难觅芦台峭帆亭	高殿清(129)
神秘的蓟运河	高殿清(132)
清代光绪年间三次特大水患	高殿清(143)
漫谈七十二沽	孙万义(150)
宁河鱼类资源	孙万义(152)
宁河地区的动物资源	孙万义(153)
宁河古八景诗词赏析	刘志芹 孙万义(155)

七月十五放荷灯	孙万义(160)
二月十九烧花船	孙万义(163)
宁河方言汇集	孙万义(166)
历史悠久的宁河民间文化积淀	杨连起(176)
丰台的民间花会	单佑全(185)
《丰台十二景》诗文欣赏	王桂义(190)
丰台铁器会	王桂义(197)
丰台舞狮——神兽图	王桂义(201)
大学士杜立德诗文与书法	孙雪涛(205)
杜立德家世源流考	杨国奎(208)
宋徽宗与还乡河	孙万义(211)
芦台轶闻四则	孙万义(215)
一代名伶白玉霜的身世	王建之 孙万义(217)
齐燮元轶事	孙万义(227)
王照秩事	孙万义(229)
康熙帝免丰台席税考	王桂义(231)
谷应泰与《明史记事本末》	孙万义(235)
爱国将领李兴中	卞长生 任绍辉(237)
辛亥老人陈之骥	齐志乐(247)
当代飞行专家王殿礼	孙雪涛(252)
农业科学家齐兆生	王桂义(262)
朦胧的家乡往事	李其颖(267)
铲子把董氏的兴衰	唐若愚(281)
火烧“庆泰和”	唐若愚(290)
红枪会浴血丰台城	王桂义(293)
李庄惨案	魏永成(296)

四打真武庙	魏永成(301)
妇女解放话沧桑	刘志芹(305)
形意拳大师唐维禄	高殿清(313)
武林侠客褚广发	王桂义(318)
津门武师张洪庆	高殿清(336)

芦台五代战乱史

·高殿清·

唐朝末年,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群雄争霸的分裂局面。这是继唐代“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继续和发展,出现了中国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后唐出现的五代系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这五代都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带。十国系指前蜀、后蜀、吴、南唐、闽、楚、南汉、荆南、吴越和北汉。除北汉之外,其余九国都在南方。当时的战乱主要集中在北方。以朱温(全忠)为首的后梁和以李克用为首的后唐,是雄踞北方的两大军事集团。他们都崇信武力,视人民生命如草芥,在战场争雄达四十多年,其残暴程度为历史之最。北方幽州地区,陷于连绵战祸,加之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父子的暴政,还有北方外族契丹的不断侵扰抢掠,使人民惨遭战乱涂炭,苦不堪言。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芦台做为北方的边陲海防重镇,其军事地位显得非常重要,尤其在五代残唐的乱事之秋,这里经历的战乱颇多,在众多历史典籍中都留下了“千年雄镇”战乱烽烟的墨迹。

一、芦台军的由来

芦台,现为天津市宁河县行政驻地。其名始于唐代。它的别名称海口镇,俗称“将台”。因戍防海口屯兵,这里曾有“点将台”,因而得名。芦台之名始于唐设卢龙节度使,在这里设置军镇,取卢龙节制和“将台”之名而成“卢台”,古代正史典籍记载的文字都是“卢台”,流传中为何演变成“芦台”尚无考。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可以查到所标注的“芦台军”地名,这是根据梁开平二

年、晋天祐五年(908年)的历史资料编绘的。芦台军设置的时间是唐乾宁元年(895年)。当时隶属幽州卢龙节度使。唐代的卢龙不是今天的卢龙县,而是今天的北京附近。芦台军在古代鲍丘水的东西两岸,和今天的位置不尽相同。

今天芦台镇北的蓟运河是一条古老的自然河流。汉代称鲍丘水,五代称洶水,也称梁河、巨梁水(指上源)。到宋、元以来,称粮河、运粮河、潮河。乾隆年间《宁河县志》八景之一的“潮河银练”,就是展现蓟运河漕船张帆漕运的壮美景观。到了清代始称蓟运河,因漕运直达蓟州而得名。汉代的鲍丘水发源于鲍丘山,其上中游历史上有过多次变迁,但下游河段基本上是古鲍丘水的入海故道。《宁河县志》(乾隆本)记载:“蓟运河自昔无劳浚治,其上游每为宝坻患,自入宁河境而安然赴海矣”。历尽沧桑的大河,与“千古雄镇”相伴,古镇名称未变,但镇址位置肯定有很大变化。据考古资料测断,古老的河口应在芦台镇西南方的董庄子、大尹村和王家坟一带。位于董庄子和大尹村偏南方向,有一处范围很大的牡蛎堆积层,经C¹⁴测年测定,形成牡蛎堆积的年代约在5280年,这个时期,这一带是大海与河流交汇的潮间带。1974年,在津塘运河施工中,也是在大尹庄和王家坟附近,分别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军器,主要是戈、矛头和战刀等,并挖掘出一个秦朝的陶罐,内装有秦代“半两”的钱币约两千枚。另外,在芦台镇有一重大考古发掘发现证明,芦台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成人口聚居的较大聚落。据《天津古史寻绎》记载:“宁河县芦台出土铭文砖,文曰:‘竟宁元年,太岁在戊子,卢乡刘吉造。’显示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氛围亦日渐浓厚。”这块铭文砖所标“竟宁元年”是汉元帝的年号,为公元前33年。“卢乡”是地名,也是行政建制。芦台的“卢”字,原始就是这个“卢”字,在有关正史典籍记载的“芦台军”所用的都是“卢”字。秦汉建制的乡是行政区域名称。按春秋齐国礼制,郊外以五家为轨,六轨为邑,十邑为率,十率为乡。这就是说,乡辖户数为三千户。秦汉制度有变化,“秦汉制度十里为亭,十亭为乡。”设置里长、亭长、乡

老三级行政长官。乡老掌教化乡民。刘吉可能就是当任的“芦乡”乡老之一。上述出土的战国及秦汉历史文物足以说明,二千多年前的芦台,已是辖十亭百里的乡,其经济发展已经比较繁荣,贸易互市已形成,居民生活也有一定的文化品味。

芦台军的地名,出现在唐代,属卢龙节度使。芦台军的“芦字”原为“卢”。本文使用“芦台军”的依据是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五代》所标地名。唐代的芦台军不是行政建制,而是军事建制。古代“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军,万二千五百人”。到了宋代,则成了行政区划名称。但在北宋时期,因辽国不断南侵,芦台军的设置已名存实亡。北宋在今静海县设置乾宁军。有的史学家在诠释芦台军时,竟把乾宁军和芦台军混为一地,这是错误注释造成以讹传讹的结果。静海乾宁军设置于周显德六年,北汉天会三年(957年),芦台军早于乾宁军六十多年。特别是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割献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后,芦台军已随入契丹国。关于芦台军的始设年代,在《宁河县志》(乾隆本)署名前人的一首《芦台军》的诗中称:“至德三载后,定更增海防。芦台设军镇,斯应为滥觞。”至德是唐肃宗的年号,至德三年是公元758年,这是唐王朝平息安禄山、史思明幽州叛乱之后。“滥觞”在此应释为起源。前人认定芦台军设立的起始年代应该是至德三年(758年),这个年代比唐乾宁元年(895年)要早133年。

二、芦台军使

芦台军,作为唐代的军事建制,在这里驻有重兵,统领军队的首领为军使,也称镇守使。从后唐五代时期的一些史料记载看,充任军使者职级很高,有时是节度使,先后有6位据史有考。这就是赵元德、刘守光、赵德钧、房知温、乌震、张藏英。

赵元德任芦台军镇守使的时间约在唐光化年间(约公元900年左右),这是根据《旧五代史》(唐书)记载发现的:“赵在礼,字幹臣,涿州人也。……父元德,芦台军使”。赵在礼为后唐大臣,任魏州

效节军指挥使及沧州、同州等地节度使，一生历任三朝十余镇，卒于后汉乾祐二年(947年)。他父亲赵元德曾事幽州刘仁恭父子。在赵元德之后，芦台一直为刘仁恭所占据。刘仁恭，深州人(今河北省深州市)，任卢龙节度使，为政期间荒淫无道，在幽蓟地区实施暴虐统治。其子刘守光曾任芦台军镇守使。芦台镇及宁河县境内的许多地名，都与他们父子为政时的那段历史有关。

刘守光，因占父妾，被刘仁恭赶走。《宁河县志》有这样的记载：“唐末，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李克用表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及朱全忠篡唐，国号梁。仁恭子守光，亦幽父自立，置芦台军于海口，以备沧州。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守光僭称燕。”这段记事说的是，刘守光因争其父妾，囚禁其父而自称卢龙节度使，重兵设防芦台军，以防备其兄刘守文从沧州的进攻。公元911年，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应天。第二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派大将周德威率军攻破芦台军，刘守光败走，出逃途中被擒，公元914年死于太原。芦台镇原有宝塔寺，不知何年所建。在清代乾隆年间《重修芦台宝塔寺记》有这样的记载，说该塔的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但塔址“故老谓刘守光宿兵之所。”宝塔寺位于原芦台镇东头，当地称“东大寺”，明清以来，香火鼎盛。故址在今宁河县航运处。

后唐庄宗同光初年(923年)，先后灭掉后梁和刘仁恭父子之后，派降将赵德钧任芦台军镇守使。赵德钧原为刘守光军中的一名军校。其事迹在《宁河县志》、《宝坻县志》的“名宦”篇中都专有记载，他受唐庄宗善待，并赐姓李绍斌，“累历郡守，从平梁，迁沧州节度使。同光三年(925年)移镇幽州，遂归本姓，改名德钧”(《旧五代史》“列传”)。赵德钧在芦台镇守使期间，有兴修水利、开渠运漕、建设芦台场(今长芦汉沽盐场)等德政。但是，他后来放弃抵御契丹的侵略，竟效仿石敬瑭想投降契丹当儿皇帝，遭到契丹拒绝。随后将士众叛亲离，被契丹打败，只好投降，使其名节不保。契丹族的统制是奴隶制式的，其野蛮残暴和掠夺的本质，是许多汉人不能忍受的。

芦台军落入契丹之后的芦台军镇守使、兼榷盐使为张藏英。后来,他不满契丹统治,于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六月率军及灶户起义归周。据《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记载:“(广顺三年)六月壬子,沧州变,契丹幽州榷盐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芦台军使张藏英,以本军兵士及职员户人孳畜七千头口归化。”《长芦盐志》记载,公元953年,张藏英“率内外亲属并所部千余人及盐户七千余口,牛马万计,舟数百艘,航海归周。”据《新五代史》记载,张藏英率军归周的时间是后周广顺三年七月,与《旧五代史》记载有异(作者注)。张藏英,幽州范阳人,后唐末年,全家数十口为贼人孙居道所杀害。幼年失去双亲和家人的张藏英,总想刺杀仇人,以祭双亲。一次在幽州刺杀孙居道未遂,被赵德钧的部下擒获。当得知他是欲报杀父母之仇时,十分赞赏他的勇敢壮举,称其为孝子,不仅释放了他,并让其出任关南巡检。最后擒获孙居道,“设父母位,剖心肝以祭”(据《辽史纪事本末》上),张是有名的“孝子”。张藏英随赵德钧入契丹,他率军起义归周的举动,得到后周庄宗的信任,委任为北方边关刺史,屡次击败契丹,得到世宗褒奖,“宋及为瀛州团练使,并获关南军”(据《天府广记》下)。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曾发生一场惊世的内乱,唐庄宗李存勖被哗变的士兵当场杀死。这是灭掉后梁朱温军事集团后的第一位后唐皇帝。唐庄宗遇害,朝野震惊,当即由养子李嗣源继帝位,称号明宗,纪年天成。翌年,唐明宗派遣大将军、泰宁军节度使房知温为芦台军镇守使。“房知温,字伯玉,任丘人”。“天成元年(926年),拜泰宁军(今山东兖州市)节度使。”天成二年(927年),唐明宗封房知温为北面招讨使,率大军屯驻于芦台。天成三年(928年),明宗又派出乌震代替房知温任芦台军镇守使。在后唐,乌震是一名战功卓著的大将军。据《旧五代史》记载:“契丹犯塞,渔阳路梗,(乌)震率师运粮,三入蓟门,擢为河北道副招讨,遥领宣州节度使,代房知温于芦台。”乌震贸然到芦台军接任,房知温事先并不知情,对此事感到非常不快。就在两个人交接军权的过程中,房知温

竟挑动芦台军戍军哗变作乱，在未交接帅印的情况下，就将乌震杀害身亡。“明宗闻之，废朝一日，诏赠太傅。(乌)震略涉书史，尤嗜左氏传，好为诗，善笔札，凡邮亭佛寺，多有留题之迹。及其遇祸，燕赵之士皆叹惜之”(《旧五代史》列传)。乌震当时“在河北独有政声”，曾任易州刺史，北方水陆转运使、招讨使等职。在后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混乱时期，派驻芦台军任镇守使的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带兵大将，从而可以看出，在一千多年之前的芦台，确实是一个军事、交通地位十分重要的边防雄镇。

三、刘氏父子之战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骄侈残暴，贪婪好色，一直在做着皇帝梦。他害怕幽州城不坚固，长期居住在大安山(注：大安山在房山县北八十里，山高险。《辽史纪事本末》作者注)。这里四面是悬崖峭壁，易守难攻。为了做皇帝，他在山中营造宫殿，选众多地方美女置于宫中，同时还请方士为其炼丹药，以求长生不老。他有一房年轻美貌的小妾罗氏，经常与他的儿子刘守光私通。这件事被刘仁恭发现之后，万分恼怒，遂将儿子守光杖出家门。随后，刘守光以芦台军为据点，讨伐其父，于是在乱世中又发生了一起父子战争。

刘守光被笞逐家门之后，要以武力报复其父。在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刘守光率军与其父刘仁恭开战。因幽州城防备不周，刘守光很快攻取了幽州城，并自称卢龙节度使，废黜其父节度使的职务，然后攻打刘仁恭盘踞的大安山，誓要捉拿其父，夺回小妾罗氏。同年四月，刘守光率兵攻破了大安山，“虏仁恭以归，囚于别室。仁恭将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恶者，皆杀之。”(《通鉴纪事本末》十二)刘守光囚禁其父，自称卢龙留后。同年七月，自任卢龙节度使。难怪《新五代史》的作者都在文章开篇多用“呜呼”二字，这个乱世真让人感叹惊呼。确实是“家不家、国不国、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世道。刘守光夺父妾、囚父篡位的消息传到其兄刘守文那里，当时守文任义昌节度使，驻地在沧州。当他得知父

亲被弟囚禁的消息后，誓要讨伐为父雪耻。他“集将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誓与诸君讨之’”。为雪囚父之耻，刘守文为联合军事力量，竟投降后晋李克用军事集团，集中兵力攻打刘守光，欲夺回父亲。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冬，刘守文以沧州、德州两地之兵力，大举进攻幽州，攻破幽州，将刘守光的大军逼至芦台。被大军压境的芦台，刘守光欲反击，怎奈兵力不支，只好乘梁、晋两大军阀集团争霸之机，也象他哥哥刘守文那样，向晋王李克用求援。

晋王李克用深知刘仁恭父子都是反复无常之徒，但为了用幽州牵制后梁的军力，最后同意发兵五千援助刘守光。年底（908年），刘守文率兵攻打芦台，由于晋兵的增援，使刘守光芦台的军事实力增强，经过一场恶战，终解芦台之围，将刘守文击败。据《通鉴纪事本末》记载：“丁亥，守文兵至芦台军，为守光所败；又战玉田，亦败乃还。”从相关史料记载可以看出，经过这场战争，刘守光在幽州的地盘已失，他戍防屯兵的芦台军已成为军事反击的大本营。刘守文从玉田败走之后，屯兵于蓟州（今蓟县）。为了打败刘守光，刘守文竟不惜重金贿赂契丹。契丹发兵援助刘守文，兵力在蓟州集结达四万多。据《辽纪事本末》记载：“三月，沧州节度使刘守文为弟守光所攻，乞兵讨之。命皇弟锡里（注：蒙语选拔）额尔奇木省达鲁率师会守文于北淖口”。后梁开平三年（909年）五月，刘守文举兵讨伐刘守光。终于将刘守光打败。本来在战场上可以立斩刘守光，但是，刘守文在两军阵前假意有兄弟手足之情，对众将士哭着大呼：“勿杀吾弟”。不料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刘守光身旁的一员大将元行钦，猛地上前，乘刘守文不备，将其擒拿马下。沧德之兵，见主帅被擒，群龙无首，四散逃命。刘守光意外反败为胜，反过来又大举兴兵，向刘守文的据点沧州进发，将沧州城围困数月。沧州城的主帅已失，“宾佐吕充、孙鹤推守文子延祚为帅。守光携守文于城下，攻围累月，城中乏食，人相屠杀以供军，号‘宰杀务’。危酷之状，远古未闻。”（据《辽史纪事本末》）沧州守军被围困于城中，长达三个多

月，城内食粮耗尽，出现了人食人，驴马相餐的惨状。据《旧五代史》记载：“城中乏食，米斗值三万，人首一级值十千，军士食人，百姓食堽土，驴马相遇，食其鬃毛，士人出入，多为强者屠杀。”长久被困的沧州守军不得不开城投降，刘守光大获全胜。据《中外历史年表》（翦伯赞主编）记载：“梁开平四年（910年）正月，刘守光拔沧州，俘刘延祚。”占领了沧州城之后，刘守光让他的儿子刘继威当了沧州主帅。

刘守光囚父擒兄，啸傲幽州，于梁乾化元年（911年）八月，自立大燕皇帝，改元“应天”，并制铸钱币，其正面曰“应天元宝”，背面曰“万”。刘守光称帝之事，激怒了李存勖。李为拉拢刘守光对付后梁，在推他为尚父的情况下，竟不买这份帐，并擅称“大燕皇帝”，实为大逆不道。后唐庄宗李存勖先是派去使臣李承勋（太原府尹）前往劝说。当使臣到时，刘守光强迫使臣行君臣朝礼，使臣誓不屈从。结果被当场囚禁。李存勖在后梁乾化二年（912年）春，派大将周德威率三万大军攻打刘守光。这场征讨刘守光的战争持续一年之久。战争开始，先是首战生擒刘守光大将单延珪，后破顺州安远军，二月攻檀州降。三月，周德威拔燕芦台军。刘守光的兵力只好龟缩幽州城。为了收复降晋的檀州城（注：今北京密云），刘守光于乾化三年四月，率五千兵力，夜间偷袭檀州城，结果周德威率涿州兵大破之。刘守光只剩三万余骑，仓惶逃归幽州城。此时，刘守光不得不求助于契丹发兵援救。“契丹以无信，竟不救。”（注：以上引文均出自《通鉴纪事本末》）晋主李存勖亲征刘守光，于梁乾化三年（913年）十一月，破幽州，擒刘仁恭。刘守光带着两个妻子和三个儿子，从乱军之中仓惶脱逃，南走沧州，不料中途迷路。其惨状史学家有描述：“数日不得食，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情而诘之，祝氏以实告，乃被擒送幽州。”（据《新五代史》）有的史书记载说，刘守光在逃跑到燕乐农村时，向农家乞食，被一个叫张师造的农民所擒。最后，刘守光和刘仁恭等一起被押送太原，斩首之前，先刺心取血“以祭先王墓”。刘氏父子的下场说明“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从此幽州之

地尽归晋王。

芦台这座古镇，屡遭战乱涂炭，尤其是刘氏父子的内战，殃及整个北方。刘仁恭是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暴君独夫，他强取豪夺，横行无忌，其军法十分残酷。在幽沧二州全境，强令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者当兵，“军发之日，有一人在闾里，刑无赦。”为防止军士逃跑，在军士脸上刺“定霸都”三字。对士人留点面子的，在手腕上刺上“一心事主”四字。中国军士黥面，从刘仁恭开始。其子刘守光杀兄囚父，最后成了杀人成性的变态狂，每当处罚人，“必以铁笼盛之，薪火四逼”。不仅用火四面烧烤，甚至用铁刷子剔面。刘氏父子的残刑暴政，在幽州境内，曾出现了百里之内绝人迹的惨景。这段残酷的历史，在宁河县令王朝矩的《梁城所》怀古诗文中有这样的记述：“且仁恭在燕，苛暴如猛虎。定霸黥面文，年始有十五。大安恣骄奢，荒淫罗妇女”。（《宁河县志》）诗文说明刘氏父子对幽蓟地区的残暴统治，长达十五年之久。其实后梁皇帝朱温和刘仁恭是一路货色，他也发明了军在士脸上刺字的办法。这些军阀的残忍和荒淫无度，把北方人民逼上绝境，给契丹的强盛带来机遇。在唐初，不发达的游牧族契丹共分八个部落，农业落后。因为战事不断，粮食等主要生活必需品的贸易渠道不通，使得契丹人经常犯塞抢掠。芦台军的边防主要是防御契丹犯边侵扰。到了后唐，契丹八个部落由阿保机统一，成为大契丹国，年号神册，其实力一天天壮大。由于北方战乱，契丹人和以后的大辽国，屡屡进犯，大肆抢掠粮食、财物，同时还强掠汉人服役。幽州原刘仁恭盘踞的大安山，藏有大量金钱，后来这笔财富被辽圣宗发现，正好补充辽国初期的财政紧张。“石敬瑭又献沿边和钱，以备军实。……圣宗凿大安山，则刘守光所藏钱，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新旧互用。”（据《辽史》食货志）连绵战乱，使逼上绝境的北方汉人除了投降的，还有主动投奔的，有些著名的汉人谋臣、将帅人才都投奔了契丹，这为以后辽国建立创造了条件。如河北玉田的韩知古、韩匡嗣和文安的韩延徽，都是这个时期投奔契丹的有名谋士。如赫赫有名的辽国大将韩昌，就是玉田

县小韩庄人。

四、效节军葬身芦台

效节军,也称魏州银枪效节军,是节度使的一支亲兵。天雄军节度使驻魏州。这支节度使的亲兵原来叫“牙兵”,世代相承,形成一支强大的军事集团。在唐末天祐六年(906年),后梁朱温用阴谋和武力灭掉这支“牙兵”,屠杀“牙兵”家屠八千户,连婴儿也不留一个。“牙兵”从唐广德元年(763年)起,共存在一百四十四年。后来,后梁大将杨师厚做了天雄节度使,为培植个人的军事力量,便效仿“牙兵”旧制,建立了魏州银枪效节军,兵力有八千之众。杨师厚培植的这支亲兵,军士与统帅均父子相称。军士所用的银枪都是用特殊的材料制做的,军士个个都骁勇善战,战斗力极强,待遇也十分优厚,但也十分骄横凶残,横行无忌。在杨师厚死后,这支骄兵屡次更换统帅,屡次哗变闹事。到了后唐,已成为了唐明宗的一个心腹大患。最后,唐明宗智用权谋,以换防为名,把魏州银枪效节军调到芦台军戍防,并全部除掉,芦台最终成了效节军的葬身之地。

魏州效节军在到芦台之前,曾经有两次比较大的哗变。

第一次,在后梁贞明元年(915年),梁末帝听从大臣之言,为了削弱银枪效节军的实力,决定将其一分为二,一半驻魏州,一半分驻相州。想借杨师厚死后更换主帅之机削弱其实力。决定调平卢军节度使贺德伦任天雄军节度使,统帅这支效节军。根据这个决定,分驻相州的效节军的军士家属,都要随军从魏州迁徙他乡。就在贺德伦督促军士和家属上路之际,有狂徒聚众闹事,说:“朝廷以我军府强盛,军门父子,姻族相连,未尝远出河门,离亲去族,一旦迁入外郡,生不如死。”(《旧五代史》)于是,在三月二十九日夜间哗变,杀死贺德伦的亲兵五百人,囚禁贺德伦,提出很多条件,胁迫恢复旧制,让贺德伦向朝廷请奏。但所提条件,都被梁末帝逐一拒绝。最后,胁迫贺德伦兵变,投降于晋。这样,晋王李克用就轻而易举地得到魏博大片领地,大大改善了梁晋争雄的战略地位,并拥有了一